

中国地域文化散文系列

江南人文笔记

风景旧曾谙

诸荣会

著

穿越时空的辉煌

姊妹命不同

悲壮的逃离

江南名山诗占尽

乾坤一壶

两个周邦彦

江南的传说与传说的江南

从零丁洋到金陵驿

诗余江南

飘散的笛声

大都市中的几个小地方

贡院那些事儿

寻梦午梦堂

皇恩浩荡下江南

一声叹息

深入东王府

文房四宝

月夜水罩的城市

徐志摩的 1921

在潭渡看见一道彩虹

他从山中来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中国地域文化散文系列
江南人文笔记

风景旧曾谙

诸荣会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风景旧曾谙: 江南人文笔记/诸荣会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 7
(中国地域文化散文丛书)
ISBN 978-7-5306-5274-9

I. 风… II. 诸…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 第101297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永清县金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20.75 插页 2

2009年7月第1版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8.00元

序 言

王充间

文友诸荣会先生与我为忘年交，尽管彼此至今尚无一面之雅，但缪斯女神已经把两人牵到了一起，相知相重，还是很投缘的。他的散文新作《风景旧曾谙》即将付梓，嘱余作序；虽然自认并非理想的人选，但“却之却之为不恭也”。

序言，作为批评的一种形式，向来是难于撰写的。前人讲，应该“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换言之，就是既能体会，又能超脱。能“入内”、能体会，方能身在局中，备知甘苦；能“出外”，能超脱，始可思路开阔，公允客观。作序的理想境界是能够慧眼识珠，善于发现与挖掘作品中的蕴涵，富有创造性与想象力。像米歇尔·福柯所说的：“它不应该是穿红袍的君主”，而是能够“迸发出想象的火花”，“给一部作品、一本书带来生命”。这个要求实在是太高了，也许只有他那样当代思想界的巨擘才能做到。我们还是“卑之无甚高论”，立足实际，按照中国古籍中“序者，绪也，谓端绪也”的诠释，从书稿中理出一点头绪，先于读者陈述一些个人见解，力求能起到一点引导作用；如果再进一步，能够跳出文本，从文化的维度上就一两个话题谈一谈，就大致可以了吧。

白傅为诗，泪花满颊，为其心系民生疾苦者多；而《忆江南》词牌下的几首小词，无论是“花红似火”、“水碧于蓝”，还是“月中寻桂”、“枕上观潮”，则主要着眼于眼前风景。当然，按照泰特罗教授的说法，“自然行

迹”、“自然景观”，也是一种阅读对象，同样也是一种“人文话语”。而荣会眼中“旧曾谙”的“风景”，却并非、或者说主要不是自然景色，而是人文风景线，纵令有花有月，也是“人化”了的自然，其间蕴涵着诗性、史眼、哲思。“诗性”也者，指其行文空灵、飘洒，有些像白墙黑瓦的江南民居，“雨中春树万人家”；而文笔委婉缠绵，旁行斜出，别有一番情致。“史眼”寓于故实、人物的辨析与品鉴之中，写到历史人物时并不滞留于流行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道德层面的评判，而是把他们还原成一个现实、复杂的、多侧面存在的人，将视点聚焦在他们现实生存背景下心理发展的逻辑上。读者可以从中体验人生智慧，深入一步解悟人生、认识自我，获取一种新的感悟。“哲思”在这里体现为一种深度追求。历史是通过发现而存在的。通过展现这些人物不同的生命意识、生存方式以及在特定的生存环境中获得的生存状态、生命体验，达到对人性、人生、社会、历史的深度思考。

当然，这是就创作特色而言；而诗思史结合的完美实现，绝非易事。我们一般的写作者，只能作为一个心仪的目标，奋力地加以实践。有一点，我认为至关重要，就是列夫·舍斯托夫在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所提出的，作为一个作家应该掌握“第二视力”，凭借“第二视力”的思想之光，照亮“对象——题材”，闪现出审美的绚烂。他说，与“第一视力”（天然眼睛）不同，“第二视力”是有别于他人的作家自己独具的眼光——视力。这“第二视力”可称为“文化的眼睛”——“文化视力”。在中国，有个传统的说法，叫做“独具只眼，别有会心”。

通读这部散文集，包括作家另外那本《风生白下》，我觉得荣会先生具有比较明显的“文体意识”和“工程意识”。论者以为，他的这些散文“在解读历史的同时，着意揭示作者对于具体生命形态的超越性理解，其意旨不是简单地从一堆史料中再现过去，而是从对过去的追忆、阐释中揭示它对现实的影响和历史的内在意义。作者不仅以一种独特的审美眼光和审美情趣，对江南的一些地域暗符式的物象、人事进行了新的文化意义的开掘，而且还以此为出发点，仰观俯察，将古往今来这些虽属于江南的物象、人事，放置到整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坐标中，进行一番新的文化定

位和现实观照”。其“笔墨纵横而又不失细致，诗意滂沛而又不失犀利”。这些，都表述了他的比较鲜明的文体风格。

所谓“工程意识”，是指作家在取材上、结构上表现出一定的计划性，衷为一体，自成格局，而不是临时凑泊，零打碎敲。这在荣会的散文集中表现得也较为明显。它和“文体意识”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应该说，这是一个作家开始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统观中外古今，一切卓然有成的大家，无不具有鲜明的“工程意识”。鲁迅的《朝花夕拾》写自己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经历，十篇文章都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在《莽原》刊发时总题叫做《旧事重提》，出书时名为《朝花夕拾》。苏联作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散文集《金蔷薇》，都是关于作家艺术家精神劳动的札记。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写过一组记述重要历史事件、历史时刻的传记作品，同样体现了这种“工程意识”。他在序言中说：“一个影响至为深远的决定，系于唯一的一个日期，唯一的一个小时，常常还只系于一分钟，这样的一些戏剧性的时刻，命运攸关的时刻。”他在这部书中，就是记述了“若干这类星光璀璨的时辰”。

这种工程性写作的完成，决定于多种因素。首先，作家的特殊经历，他的文化视野、生活经验、命运抉择等，为其构建工程性作品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其次，作家成型的价值取向、审美趣味、叙事方略、结构艺术，为其集中而系统的创作构想奠定了基础；其三，成熟作家的作品，在表现手法、艺术风格特别是驾驭语言方面，都是独具特色的。

同荣会一样，对于江南风景，我也是“旧曾谙”的。虽然，生活在“铁马秋风塞北”，但对于“杏花春雨江南”并不陌生，并不感到隔膜。对于江南的感受，首先来自古诗文辞，从小就会背诵“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名句，还有连篇累牍的诗词。所获取的印象，是唯美的，诗化的。读过史书之后，又有了“吴王金戈越王剑”、六朝金粉、酒色亡国、“江南妩媚雌了男儿”等政治概念，“谷帛如山，稻田沃野，民无饥岁”的经济概念，南朝人物通脱放达、诗酒风流的思想文化概念。而在看过一些文人的笔记，像《梦梁录》、《癸辛杂识》、《武林旧事》等，又从江南的都市文化中，懂得了生活方式与隶属于它的思想观念有着微妙、紧密的联系，认

知了风俗习惯、生活细节、心理特征、个性类型对于社会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而这一切,恰恰是被所谓“正史”弃置不顾的。我还特意找出马可·波罗的记述,加以比较对照,互相认证。这样,就深入到了生活底层,对于江南的认识算是又进了一步。最后,就是从黄裳先生的《花步集》、《金陵杂记》、《晚春的行旅》,还有荣会的几部散文集中,读到了历史记载背后的诸多细节、轶闻趣事,感知了作家的灵心慧悟、审美情操,从而大大开阔了视野,为江南文化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维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类文化散文确是有其文化史意义的。

在散文创作中,荣会先生围绕着江南文化这一母题,选取丰富的素材和个人独特的视角,整合、提炼、升华了历史故实,用以表述飞扬的意绪、审美的情思。人文精神是这部作品的灵魂,是随处可触可感的内在生命。应该说,用这种文笔来描绘源远流长、意蕴深厚、独具特色的江南文化图谱,是十分恰当的。可以预期,它带给广大读者的会是一种厚重感、鲜活感、愉悦感。

是为序。

2009年2月

关于江南(代自序)

关于江南,那杏花、春雨、油纸伞,那粉墙、黛瓦、石拱桥,之于我就像是走在大街上突然映入眼帘的一个曲线优美的朦胧背影,令人心旌摇曳而又茫然怅然……

真的,我这样说不只是一种形容,更多的是我对江南真真切切的一种感觉!何以有此感觉,想来是因为我说是江南人,但又未得江南正宗之故,江南对我始终只是“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尽管管辖我故乡的那座世称六朝古都的城市,确在江之南岸,难能可贵的是它还煞费苦心地在自己的一隅拓出了一片粉墙黛瓦、小桥流水的风景,但这片由一群女人和一群文人合伙才“炒”热起来的风景,终究与真正的江南风景不可同日而语。早年读白居易词,确实从“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句子中读出了“江南好”,但也就是从那时起常常恨自己对江南的风景并未能“旧曾谙”。

考大学时想一头扑进江南的怀抱,我在“志愿表”上全填了苏、杭两地的有关学校,但老师说那里的学校分数线高,“还是填几所北方的吧!”哎!为了增加我跳出“农门”的保险系数,我只好望着江南的背影长叹一声,自嘲地想:去去北方也好,可以在我柔如江南丝竹般的生命旋律中添加几个金戈铁马的音符。

然而,命运似乎有意捉弄我,我最终既没能去苏、杭,竟也没能被北

方的学校录取——录取我的那座学校所在的城市世称“江南水乡的起点”，从此，我之于江南，如同一个痴情少年，终日守望着自己思慕已久的人儿，却又不能与之相交相知。

带着江南茉莉的悠悠芳馨，她走进了校园，穿一双白色塑料凉鞋，着一袭白底碎花连衣裙，从我面前飘然走过，只几步便走进了我多年来关于江南的梦，她那瘦瘦弱弱的背影，霎时在我的眼里成了江南的背影。我虽不是唐伯虎，但我毕竟是半个江南人，怎能不“灵魂上九霄”！

终于，她倚在了我的肩头，开始用一口带着软软吴音的普通话在我耳边炫耀着她的故乡，也娓娓着我心中的江南，如燕语柳丝间、莺歌小窗下。采莲摘菱的俗趣，划桨插秧的辛劳，我在她的燕语莺歌中都一一消受过。那时，我是满耳吴越音、满眼春似锦，朦胧恍惚间思亦江南梦亦江南——我这半个江南人仿佛真的找到了自己另一半遗落在江南的灵魂。

同舍的学友不无嘲讽地问我：“江南的她与她的江南，你到底更爱哪一个？”说实在的，当时我确实也说不清。正是为此，我最终又失去了作江南人的另一半。

在一个细雨霏霏的黄昏，她终于又从我的生活中飘然离去，就像她当初飘然走来。她远去的脚步也踩醒了我关于江南的梦。

作不成江南人，我还可作江南游！

但当时一介书生的我实在囊中羞涩，更无公费出差旅游的机会，我的江南游迟迟未能成行。当我终于乘上了去江南的列车，目光透过被雨雾模糊了的车窗玻璃，江南的粉墙青瓦、小桥流水、荷塘稻田朦胧一片，我的眼中一下涌出了泪水。无需等我聆听过寒山寺的钟声，眺望过钱塘江的潮头，也无需等我沐浴过西湖的春色，品饮过绍兴的老酒，我的身心已融进了车窗外这一抹江南的烟雨中。

那一次我去的是杭州。白居易有词云：“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我来到西湖，那里的烟柳画桥我似乎一点也不陌生（我早在许多成诵的诗文中领略过她们的风姿了）。我又走上了杭州的大街，所有的繁华我也早在柳永的《望海潮》中读过：“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当年，完颜亮就是读

了柳永的这首词,才“投鞭渡江”下江南的,只是我还没来得及想,这究竟是江南的骄傲还是江南的不幸,便又乘上了北归的列车。

那如星星般撒落在江南大地上的小镇,我却一个也没去,还有绍兴的乌篷船我还没去坐,武夷山的铁观音我还没去品,富春江畔的山我还没去登,还有雨巷中撑着油纸伞的丁香一般的姑娘,我还没寻到解开她结在心头的愁怨,“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更成了我江南游的一个奢望。后来我虽又有幸去过两次杭州,但那都是为衣食而奔波,每次都行色匆匆,临别时想起白居易的那一声轻轻的叹息:“何日更重游!”我也便只好“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杭州和江南便又成了一个湿漉漉的身影渐渐远去。

至于苏州,白居易当年说:“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现如今我也确实是与她“早晚复相逢”了,但说来奇怪,在很长一个阶段里我都不曾有一次去她那儿的机会,有的只是一次次与她擦肩而过的缘分,且每次都是在夜里。我坐在火车上从苏州经过,她给我的印象,只是从车窗外匆匆掠过的那个灯火阑珊的身影。

哎!何时我这半个江南人才能真的寻回自己那一半遗落在江南的灵魂,真的属于江南呢?

说来可笑,我那时常做这样的梦:我变成了女儿身,远嫁江南。我开一片茶馆,围着阿庆嫂围过的蓝印花布围裙,“搬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偶尔还在江南的烟雨中撑小舟一叶,出没于荷花深处;我还是一名越剧小生,在江南临水唱社戏的古戏台上水袖飘飘,我张口只一句:“林妹妹,我来迟了!”台下便凄然一片,泪如江南烟雨……然而我一梦醒来,自己又成半个江南人,江南留给我的仍只是一个朦胧的背影。

江南总给我一个朦胧的背影对我也自有好处:太湖的污染、千岛湖的阴影、浙东的假货等,报上时有登载,但我几看不见。我与北方的文友偶说起这些,也不会为此而过分自责,从而破坏江南在自己心中的形象。还有位江南的文友曾对我说,江南其实是文化意义上的一种美的形态,真正享受这一形态的美,必须与之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如同“小楼一夜

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而我——与江南若即若离的半个江南人，正与江南保持着一种最佳的审美距离。

若他说的有理，那真是我的三生有幸。

然而世人常道“江南好”，江南毕竟滋生过最柔媚的艺术，催发过最优美的诗情，养育过最优秀的诗人，我这半个江南人，终归更愿意走近江南：

一蓑烟雨下江南，
满眼迷蒙归故乡。
从此更做江南梦，
梦中亦闻藕花香。

1994年5月

目 录

关于江南(代自序) / 001

穿越时空的辉煌 / 001

姊妹命不同 / 015

悲壮的逃离 / 034

江南名山诗占尽 / 047

乾坤一壶 / 060

两个周邦彦 / 078

江南的传说与传说的江南 / 095

从零丁洋到金陵驿 / 109

诗余江南 / 120

飘散的笛声 / 138

大都市中的几个小地方 / 160

贡院的那些事儿	/ 172
寻梦午梦堂	/ 186
皇恩浩荡下江南	/ 203
一声叹息	/ 211
深入东王府	/ 223
文房四宝	/ 245
月夜永罩的城市	/ 258
徐志摩的 1921	/ 267
在潭渡看见一道彩虹	/ 285
他从山中来	/ 291
后记	/ 318

穿越时空的辉煌

脚下屋舍俨然，竹树浮烟；天边寒水苍茫，长河落日……这是十多年前的一个傍晚，我第一次独自登上滕王阁放眼所及的景象。这样的景象是画，更是诗！

后来，我又陆续登上过岳阳楼、黄鹤楼，以及南京的阅江楼、镇江的芙蓉楼、金华的八咏楼、九江的浔阳楼等，发现这一景象竟几乎为所有江南名楼所共有。我想这大概就是江南名楼多名作（诗、文）的原因吧！

是的，名楼必有名作，但究竟是诗（文）因楼而名，还是楼因诗（文）而存，事实上很难说清，因此，当我一次次登临这些名楼时，总禁不住会心中默诵那些名作，以至于常常很难说清自己的登临究竟是为了诵诗（文）还是为了登楼。



“山口多关隘，水口多楼阁。”江南多水，因此江南的楼也多。北方当然也有水，因此北方也有楼，但北方的楼比北方的关隘少多了。在北方，那些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今日滕王阁
雄姿

的地方,大多都被筑上了关隘,自然也就很少再有建筑楼阁的空地儿了。细数下来,北方也就只有一座曾见证着“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鹳雀楼历史上与江南楼宇一比过高低,只是今天,那鹳雀楼早已与那颧鹊一样,被历史的烟尘湮没在时间的深处了,而不像江南的那些著名楼阁,其绰约的风姿至今还屹立在江南的青山绿水间。



王勃塑像

在江南,那些本也可用来筑关隘的地方,江南人都大多把它筑上了楼阁,以至于在今天,江南能与北方关隘一比风姿的建筑,唯有青山绿水间的那些凌空欲飞的古老楼阁。它们是江南的标志,也是江南的骄傲。

二

关隘是北方建筑的骄傲!

今天,虽然那一座座被遗落在荒原之上沐浴着黄沙夕阳的大小关隘,早已失去了它们的实用价值,也失去了它们往日的雄风,然而当年,它们像一道道分水岭,一边是鼓角铮鸣,一边是羌笛胡笳;一边是黄沙漫漫,一边是炊烟袅袅;一边是金戈铁马,一边是黄盖塞道……一旦没有了它们,甚至只要它们稍有豁缺,一切就会漫溢,就会碰撞,就会厮杀,就会乱套,就会不可收拾。它们的重要性和实用性都是那么的一目了然,那么的惊心动魄,那么的看得见又摸得着。因此,无论何时人们都不敢放松对它们的修建和加固,只要觉得需要,工程就会立即展开,不会等待日子,不会选择时间,不会因为关外和关内的风声紧、雨声大、雷声响而稍有放弃和放松,甚至,越是这样的时候越是要修得紧建得急。一旦工程竣工,无须剪彩,无须庆祝,无须请一位文坛巨擘写出一篇文采飞扬的记或一首激情四射的诗,便立即投入使用,立即闲人莫近,立即森严壁垒……总之,关隘的修筑与诗文无关,有关的只有刀枪,只有攻守,只有城毁关破、血肉横飞……

然而,楼阁——那种用飞檐斗拱搭建起来的独特建筑,一看那气宇轩昂、华而不实的外表,就可知当初建造它们就不是为了实用,至少主要不是为了实用!

滕王阁的初建,那是滕王李元婴为了宴筵歌舞、寻欢作乐;岳阳楼,其初建情形今已实难考明,但它最有名的一次重建,说穿了只是巴陵太守滕子京的一个政绩工程而已——这一点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得清清楚楚;至于黄鹤楼,尽管有历史学家考证出,它的原址之上曾有过一座于三国吴黄武二年(公元223年)建成的军事瞭望楼,但是人们似乎更愿意从一个传说去揣摩其中的真真假假的来历: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在武昌蛇山之巅,有一辛氏妇人开酒店一间,一道士每日来店喝酒就是不给酒钱,但辛氏每日一如既往地给他喝,终于有一天,道士要云游天下去了,临行前为感谢辛氏的千杯之恩,在酒店壁上画黄鹤一只,并告之辛氏,只要有客来店喝酒,它就能起舞助兴。道士走后,一切果如他言,酒店因之宾客盈门、生意兴隆。十年已过,一日道士复来,骑上黄鹤,取笛吹

奏,黄鹤便载着道士直上云天而去。辛氏至此才知,那位道士原是一位仙人。为了纪念帮她致富的仙翁,辛氏便在酒店原址建楼一座,并取名“黄鹤楼”……

滕王閣臨江諸侯
吟客羅敷拜畫棟
飛南浦雲來臺
西風雨開雲浮影
典
物披星初紫度秋
中
中
江空自流

滕王閣臨江諸侯
吟客羅敷拜畫棟
飛南浦雲來臺
西風雨開雲浮影
典
物披星初紫度秋
中
中
江空自流

明代著名书法
家文徵明
书《滕王阁
序》(局部)

江南最著名的三座楼宇——建造它们,原来只是为了吃喝玩乐,为了显示政绩,为了美丽传说。其他名楼建造的原因和目的,想来也会类似于这些吧!这如果照直了说还真真是有点不好听,不过总可以说得冠冕堂皇些,这就是它们都是文化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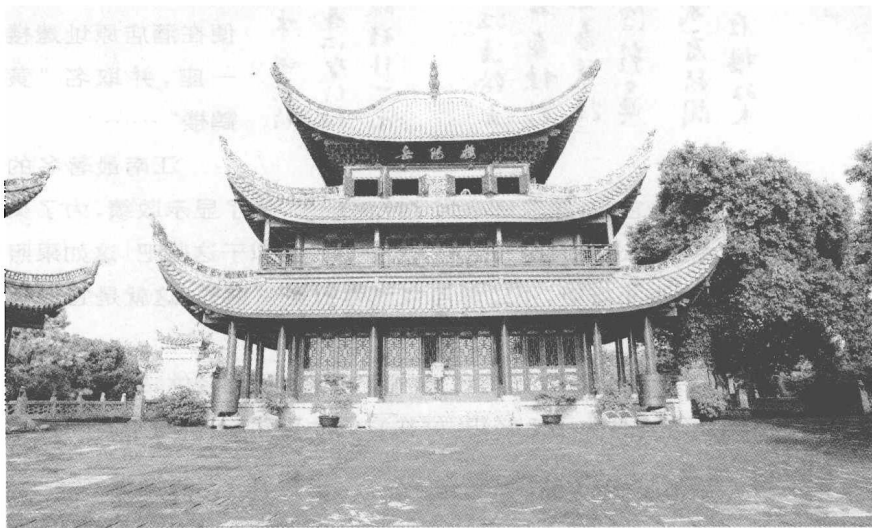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江南名楼的建筑目的不乏轻佻,建筑动议不乏轻率,甚至建筑本身也不乏轻巧。好在它们一旦建成,其时空高度实际上便与这一切无关了。

三

在众多的江南名楼中，若问时空高度谁为最，那毫无疑问一定是岳阳楼。然而重修岳阳楼的滕子京实际上是一个为政不廉的十足贪官。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开篇写道：“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那么滕子京究竟是为什么“谪守巴陵郡”的呢？我们见过太多古代名人的被贬，其原因常常不是皇帝昏庸，就是小人陷害，或是自身的刚正不阿，然而滕子京的被贬原因并不是这些，而是因为他为官不洁。据司马光的《涑水记闻》记载，宋仁宗庆历年初，滕子京任泾州知府，任上竟“用公使钱无度”，正是为此，他“为台谏所言，朝廷遣使者鞠之”，也就是被人举报，朝廷派人来审查。不过，他一听到这个消息，便将所有帐单票据全部销毁，使“使者至，不能案，朝廷落职徙知岳州”。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朝廷难以给他定罪处罚，但又不能不有所警告，于是将他从繁华的泾州调到偏僻的巴陵。

滕子京在岳阳到底又怎样呢？如果他能就此思过改正，洁身自好，并且用实际行为为当地老百姓干点实事——或像白居易、苏东坡被贬杭州，兴修水利，或像韩愈、柳宗元被贬岭南兴教办学，最起码得常常问问桑麻，多关心些百姓疾苦，那么我们也应该对他表示敬意。然而，事实上



今日岳阳楼
雄姿